

在台波逐五十餘載(四)

從沒有家的家鄉流浪到有家的異鄉

● 郎萬法 (彩色圖照刊第九頁)

投身政大瑣瑣碎碎

9. 兩位陳博士的青睞

北方有句俚語「魯生」(音同，字是否對，待考)，意思是說，凡事並不專精，半路出家，生吞活剝，樣樣通，樣樣鬆。我本人就是個「魯生」，在知識領域裡，並未按部就班求學，也未紮紮實實奠基，東湊一點，西撈一塊而已。北平話「雜拌湊」，「二五眼」，什麼都懂點，什麼都通點，滿瓶不響，半瓶晃盪。若進一步叫真深追，可能原形畢露，則不堪考驗。不過，好學是真的，同時也好問。往往在旁敲側擊中，也增長了些知識是有的。於是跟不才交談的方家，認為區區博學，這是偶然叫在下矇住了。

為什麼我要引述以上這些廢話呢！是

跟這一節裡要介紹的兩位博士有關。這兩位博士都姓陳，又都是十年樹木，百年樹人的校長，一位政治大學校長名叫陳治世，一位致理技術學院校長名叫陳寬強。兩位都是豁達人生，言談風趣的飽學之士，也都是垂愛小可的謙謙君子。可惜陳治世校長於民國八十八年五月間謝世。而陳寬強校長，截至目前，在筆者每次撰寫蕪文清稿後，深怕字裡行間，仍有魯魚亥豕，而貽笑大方，則由本人主動拜託寬強博士，代為糾正。他老先生每次都能不辭辛勞，字斟句酌予以斧正。老朽目前提筆忘字，我們寬強校長雖已超越古稀之年，仍舊記憶清新，且求真求實，逐字代為核對，使得拙文減少瑕疵到最低限度，所以使我感激不盡。

在政大，陳治世校長與我，相識很早

，相知恨晚。我們之間，倒是跟東語系的宣傳有關也無關。在民國五十幾年，他住通化街，我住民生東路，一南一北，僅在學校接送交通車上偶爾相遇，招呼過後，各就各位，並無相談。由於東語系起鬨，開始有了交談。有一次比肩而坐，由於本人對美國參議員、眾議員以及選總統這一套，有些模糊，既知陳博士對這方面專長，機會難得就向他請益。他就侃侃而談說：「美國在開國時黑奴與婦女沒有選舉權，一九一三年以前，參議員是州議會選出。直到一九二〇年才有改訂，規定只要年滿十八歲的國民，在任何地方住滿三十天，就有資格投票選當地參議員與眾議員。眾議員是按每州人口比例，每三萬人選一名，但每州最少應有一位眾議員。美國國

(四) 載餘十五逐波台在

會採兩院制，旨在調和大小州的爭議，因為大州人口多，選出眾議員就多。為了使各州待遇平等，不管州大州小，各州另選參議員二名。凡年滿三十歲有九年公民資格，並非擔任聯邦官職者，就可參選參議員。參議員任期六年，每二年改選三分之一。至於眾議員的資格則是年滿二十五歲，有七年公民資格，且未任公職者，就可參選眾議員。眾議員任期四年。參眾兩院均有立法權、提案權、審查預決算權，修憲權以及懲處議員之權。此外，單屬參議院的權能則對總統締結條約，任命高級官員有同意權以及審判彈劾案。屬於眾議院的，則有權提起彈劾案以及有關稅法之提出與修訂。」

至於美國總統如何產生，他又說：「凡屬美國公民年滿三十五歲，在美國境內住滿十四年者，均有參選總統資格。美國開國時，有贊同總統由國會選舉，也有主張由公民直接選舉。討論結果，決定採間接選舉。先由各州選總統選舉人（類似我們過去的國民代表），其被選人數與各州選參眾議員相等，但參眾議員與官員不得參選。每當總統選舉年，民主、共和兩黨，在該年六、七月，先舉辦全國委員會

，提名總統選舉人之候選人，於十一月選出總統選舉人。於十二月各州選舉人在其州議會，簽選總統、副總統，再密封掛號逕寄參議院議長。再於翌年一月六日，議長在參眾議員面前，拆封驗票，宣布總統當選結果。」聆教後，開始常相交談，且有問必答，獲益良多。

後來陳治世博士搬到安和路公園附近，本人搬到信義路安和路口僑福大廈，相距步行五分鐘。一日黃昏，在僑福大門騎樓下，碰上了陳治世校長伉儷偕同夏樹輝與李國華一對佳偶，還有一對陳寬強博士賢夫婦。六位散步經過，寒暄一番，從此也認識了陳寬強博士，不久，開始組成了八仙會，四對夫婦經常把酒談歡，方城遊嬉，旨在玩過程不在結果。偶爾也一同遊遊故國山河。真是「同歡同飲同遊嬉，亦莊亦諧亦溫文。」

現在來談談與陳寬強博士的過從，不才所以佩服他的地方，在乎他不但博古通今，還有領導的才華，大凡政大校友或法訓所舉辦任何活動，都由渠策劃而設想縝密，巨細周到。區區自認望塵莫及。此外，又由於老夫外孫發生兵役問題，先後請教過五位律師，其中涵蓋陳寬強先生。而

每位律師對冷門的兵役法，初步第一次交談的見解，未經準備，言人人殊。最後證實，以陳寬強校長應該說也是陳律師，論斷最為精準，其他四位，無出其右。可見人外有人，天外有天。表面看，都是專家，可是對法學之造詣，卻有深淺之別。所謂金玉其外，敗絮其中者，仍大有人在。可是不才從陳博士寬強律師那裡，卻增長了好多法學知識。所以本人對以上兩位博士讚佩的五體投地。一般常說，近朱則赤，我跟兩位陳博士，也充實了不少東西。

10. 王岫老愛徒傅宗懋

還有一位傅宗懋教授，我們之間本來只是點頭哈腰而已。也是由於東語阿刺伯系對不才這一番「天方夜譚」之後，彼此也就無話不談了。有一天，有一位記者專訪王雲五老先生，問岫老，反攻大陸回去想幹什麼。王岫老說：「我當過財政部長，也幹過行政院副院長，都做的不很好。我教過中學、教過大學、也教過博士，就未教過小學，若能反攻回去，到家鄉教小學，從夕夕夕夕夕夕起……。」當時傅宗懋教授在一旁照料，幫王岫老招呼記者。事後才知道，王雲五老先生也是當年傳

宗懋教授在政大唸博士班的老師。閒聊時，便問起王雲五、鄒文海、浦薛鳳、徐道鄰、張金鑑，這幾位教政治有關課程的名牌教授，究竟那一位道行高。他不得罪人，籠統說：「原則上都好」並打趣說：「你也好。」然後又說：「浦老師教的仔細，肚子裡也真有東西。王岫老名氣大，可是普通。徐道鄰、鄒文海兩位老師也不錯。」講到這裡，他最佩服的，倒是台大薩孟武先生。於是把薩孟武教授所著，在三民書局出版的「西遊記與中國古代政治」、「水滸傳與中國社會」，以及東大出版三民經銷的「紅樓夢與中國舊家庭」，一一介紹，叫不才當閑書看，可以增加很多啟發。嗣小可看了之後，確有同感。同時也對他老兄另眼相看，發覺他真的觀察入微，對事對人對學問，都不敷衍。我們聊著聊著，反問他，可曾看過易君左的「閒話揚州」。他說：「沒有」。接著我說：「我想到一副對聯，你要不要聽？」要聽，說說看。於是我把當年南京中國日報出了一副上聯徵對。上聯是：「易君左，閒話揚州，引起揚州閒話，易君、左矣；」當時正是林森（子超）以超然身分連任國民政府主席。一位南京名醫葉古紅神來之

筆。撰得下聯：「林子超，主席國府，連任國府主席，林子、超然。」我的傳教授一聽拍板叫好，人物、事故，應時應景，恰到好處，讚不絕口。不才緊接著洋洋得意說：「我曾見過易君左，這位湖南才子，平易近人，一點不左，一生反共反左。」就在我們聊天不久，香港一家報紙，出聯徵對，上聯是：「左舜生，姓左不左，易君左，名左不左，二君胡適，其于右任乎？」妙在每句都是當代名人，嵌入活用，別具一格。獲選的下聯也不錯：「梅蘭芳，伶梅之梅，陳玉梅，影梅之梅，雙玉徐來，是言菊朋也。」難能可貴的是在四句裡都用民國以來影劇名角。上聯稱「二君」，是用易君左的君，下聯用「雙玉」，是採陳玉梅的玉，不簡單，允屬上乘。

宗懋兄與我，就這樣，一搭一唱，臭味相投，由同事而變成好友。後來他榮膺政大在中華街的活動中心主任時，曾拉不佞承乏該中心社教班講座，教會計學與稅務會計。又找我擔任外國機構委託之制度設計與財務分析。有時還拜託區區代為捉刀替「中心」寫些新聞報導，彼此也時有對飲淺酌，無話不談。他老兄和藹可親，說起話來，津津有味，真是如坐春風。只是好人不長壽，不幸於民國八十七年與世長辭。翌年三月廿七日在天母慧濟寺作佛事，他的同窗好友陳寬強博士偕同本人前往追悼。回想起一代學人，隨風而去，怎不教人惋惜。

11. 堅章教授潔身自愛

朱堅章教授，我們在政大多年，開始並不認識，由於他教書叫座，受業學生都對他崇敬，且他是單身貴族，反過來一部分女生對他著迷，其中有的主動追求朱老師。他的名字取的好，以「朱」夫子後裔，「堅」守師生不可戀愛的「章」法，有來則拒。學生只好向太老師（朱教授老師）復旦大學老校長吳南軒先生哭訴「告狀」。當時吳老校長在政大是客座教授，無奈之餘，轉過來對我這個不成才的老學生說：「萬法，我老了，不能管閒事，你就替我教訓規勸堅章一頓，這個年代還顧慮那麼多，人家女孩子倒過來追他，也不是他追學生，有什麼關係，為什麼老避嫌，難道想打一輩子光棍不成。」可是不管你從那個角度切入，他老兄總是不動於衷，潔身自愛。不過此後，除了吳老校長請我吃飯之外，與堅章兄也有了接觸。才知道

我們不單是政大同事，也是復旦同學，更是我侄女婿陳禔的好友。物以類聚，陳禔也是一位有才華的學者，是王昇將軍最器重的幹部，可惜英年早逝。如果再套點關係，而自抬身價，他也是上節所述對本人關愛備至陳寬強博士的畏友。彼此關係愈套愈多，於是愈加親密了。沒想到至今他老兄仍是孤家寡人，我總認為找個老伴是應該的。

堅章兄也是位很講道義的朋友。本人生平最愛旅遊，可是近幾年行動不便，每次出門，等於替大家添了一份累贅。前年由陳寬強校長策劃，相率有雲貴之旅，去了滇省玉瓏雪山，也見了黔省的黃果樹瀑布。中間到貴州看大陸上最有名的織金洞。老夫走不動，又無擔架，若落單便給大家製造麻煩。乾脆一個人在洞口守候，以逸待勞，豈不悠哉。可是我的朱教授堅章老兄，怕我一個人孤單，更不放心，一定要陪我作伴，又怕我過意不去，反而藉詞，衣服穿的少，怕冷不去。由此可見他老兄做人厚道的一面，非我所及也。

在政大教學之外，的確也學了好多東西，比方，另外有位教藏文的老師，大名叫做羅桑益希，也常常同車到政大上課，久

而久之，也就聊起天來。我就問過他喜馬拉雅山的最高峰，究竟是叫額非爾斯峰呢，還是叫聖母峰。他說：聖母峰就是額非爾斯峰，先後叫法不同，二者一也。藏語也稱珠穆朗瑪。同時他又說：「書本記載，喜馬拉雅山的額非爾斯峰，是世界最高峰，其實這種說法有誤，據地理學家新的調查發現，在南太平洋新幾內亞境內的諾斯山脈中，有黑爾右兒斯峰，海拔三萬兩千多英尺，比喜馬拉雅山額非爾斯峰，高出三千七百多英尺，那才真是世界第一高峰。」可見學海無涯，連教科書的記載都有錯，諺云：盡信書，不如無書，信哉斯言也。

有的人是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我是見什麼人問什麼話，而且專挑他能知道的話來問。本人也曾問過在政大教蒙古語文的學者札基斯欽先生。蒙古沙漠，為什麼叫大戈壁。他說，這是音譯，蒙古話，沙漠就叫戈壁。北平的巷弄稱胡同，胡同也是蒙古話。一語「道破胡塗人」。「愚而好學，要敢上問」，本人不是敏而好學，不恥下問。區區這點常識就是這樣得來的。可惜，不佞「分淺緣薄」，未能與二位賢者，長相聚首，乃一大憾事。

12. 孔廉賢契三考三中

這恐怕會有人譏笑我往臉上貼金，實際上實話實說罷了。

高孔廉賢契是政大銀行學系畢業的高材生。前面說過阿剌伯語文系的林鳳嬌同學，旁聽銀行系我教的課而考上中國銀行，一時形成「天方夜譚」。既闡述過「天方夜譚」，就不該顧此失彼而不記敘高孔廉同學三考三中的這段佳話。他對區區雖沒有「三顧茅廬」僅係一顧而已，不過，在本人卻有點「大夢誰先覺，平生我自知，草堂春睡足，窗外日遲遲。」的傲氣。話說高孔廉仁棣銀行系畢業後，考上政大企研所，又考中公費留學，也考取高等考試，且可以分發工作。三考三中大喜之餘，無法取捨，乃找上郎老師我這位「狗頭軍師」，要求替他指點迷津。不才未考慮是否自不量力，乃大言不慚，鐵口直斷說：「三者皆可兼而得之。只要可以不當兵，政大研究所照樣註冊上課；高考分發工作照去報到不誤；公費留學，如可以延期，馬上去文申請保留，容後再去。至於研究所課程，並非每天七小時，自己研究時間多，上課時間少。就是上課，有的

大牌鴻儒，擺擺氣勢，會在家裡上。甚而在夜間上，也是有的。若不想聽或討厭上的，也可以告假不上。學校一面註冊，再一面到公家報到。班照上，先對主管公關做好，打好交道，趕上要去的課時，先跟主管打個招呼。真有急件公事，課餘回來，自動加班，今日事今日畢，不要誤事就好。主管真懂事，再有愛才之心，自會同情默許。迨拿到碩士學位後，再申請出國留學讀博士。在服務單位，報請留職停薪，迄博士拿到，衣錦榮歸，有高就，當然高就。若無高就，仍回到原單位服務上班。這叫進可攻，退可守。何況，就是在原單位，由於學位加高，水漲船高，職等也會逐漸升高。正所謂獨占鰲頭，乘風破浪，自然一帆風順。一切按部就班，就像三國演義裡所講的：數之所在，理不得不奪之；命之所在，人不得而強之；凡事，順天者逸，逆天者勞。如果照老夫所言進行，很可能人定勝天，一勞永逸。不妨試試看，一魚三吃，豈不美哉。

過後，高孔廉同學，並未向不佞說明，是否照單全收，有沒有另請高明，不得而知。不過，一步一腳印，好像就是照這條途徑漸進的。我曾經收到他早年在工

單位的掛曆，頭些年也接到過他在陸委會副主任委任內的耶誕卡，以及後來在蒙藏委員會委員長任上邀約蒙藏同胞文化交流，蒞台表演的招待券。仕途騰達後，仍不忘懷我這位濫竽充數的老師。難能可貴之餘，倒教老朽想到三顧茅廬，劉備與諸葛亮相見時，孔明說：「山野慵懶之徒，有勞動問，不勝愧赧。」進而聯想到一副很有功力的聯對，用一到十的數字與四方五行相對，描述諸葛武侯一生功業，謹錄於后：

「收二川，排八陣，六出七擒，五丈原前，點四十九盞明燈，一心只為酬三顧；定西蜀，服南蠻，東和北拒，中軍帳內，卜金木土行爻卦，水裡仍能用火攻。」

把這副對聯，用為這節的結尾，以饗愛我者繁閱，藉以表揚中國文字的藝術價值。可惜我忘了這位才子的大名。這種佳構，真是不同凡響，怎不叫人拍案叫絕。

13. 朱國璋槓上盛禮約

忘記了是那一年暑假，盛禮約先生接任政大會計學系系主任，剛接任尚未開學，他要去越南工作，這位老兄想魚與熊掌兼而得之，臨去前找本人商量，可否代系

主任並代他授課。同時聲稱，朱國璋先生不願來木柵政大講授成本會計，於是成本會計排定由盛君自授，暫由我郎某人代課，並授意採用他編的成本會計做教材。

本人對盛主任聲稱：「大家同事，能幫忙就幫忙，只要學校允許，我無所謂。要不要行文給教務處，你考慮。」他說：「你老兄首肯，我去越南不會太久，是暫時性質，就不必行文給學校了。」我說：「若可以通知學校純以私誼協助，我同意代職代課而不拿酬勞，你名下薪水，仍歸你領。」也許他看我很講義氣，既不要代職代課薪水，更不必向學校報備了。結果，就純係私相授受定案。不久，商學院長韋從序得到消息，把本席找到院長辦公室說：「你跟盛禮約，願打願挨，私相授受，我不介意，但成本會計，必須仍舊聘請朱國璋先生教，這一點我要干涉。絕不可由盛禮約自授，也不可由你暫代。他這樣安排是對朱先生不敬，朱先生可以不教，我們不能不聘。今天你就去看朱先生，就說這是我的意思，仍請朱先生教成本會計。」本人遵命照辦，那知朱國璋先生已經知道盛禮約的安排，且大動肝火說：「盛禮約未跟我商量，擅自把我教的課拿掉

還對外宣稱，去木柵路遠，我不願意去。他是耶穌教徒，身為大學教授，竟然撒謊，我若怕路遠，為什麼還接受同一個學校法學院財稅系的成本會計。他是為了想推銷他編的成本會計，改他自授。其實，我教不教無所謂，應該先跟我打個招呼才是。何況他還是我的學生，他這樣獨斷獨行，那像個尊師重道的人，這是侮辱我，他做系主任，我絕不教了。」

回報韋院長之後，韋院長由本人陪同親自出馬，從木柵到台北忠孝東路朱府，登門造訪。朱國璋還是槓上盛禮約，只要盛禮約當系主任，他絕不回頭。朱教授最後算給韋院長面子，變通辦法，朱教授允許政大會計系學生到政大財稅系借聽他所授的成本會計，不算旁聽，照給學分。區區從旁補充說：「會計系自己不開，反叫學生到外系借讀，不大好吧。」朱先生回敬了一句：「這叫懲罰會計系系主任盛禮約，給他難看，誰叫他撒謊。」最後結論：「那一年會計系未開成本會計，會計系學生也只好委屈求全，到財稅系旁聽。這真是滑天下之大稽，一般講來，都不會相信，但事實如此，有案可稽。」

把他離職期間所有薪資照領之後，從未對我郎某人有個謝字，說不定還認為小可辦事不力，未能達到他「從心所欲」的願望。我這叫豬八戒照鏡子，裡外不是人，我郎某人等於被人耍了，跟著受辱受累，活該。我非聖人，更非耶穌，多少心有不甘。

本人一向主張，施恩不必望報，但受恩的人，不該連個謝字都不會說。不佞生，不敢說行俠仗義，但只知盡己，而不為己，義務代勞，排難解紛，扶弱濟困的行徑倒是常有。所謂「只知盡責無輕重，最恥言酬計短長」。在達成任務後，哈哈一笑，求的是心電感應，握握手，行個禮就好了；這不能算過分要求吧。販夫走卒還懂得道義，難道一個大學教授，虔誠教徒，一點人情世故不懂嗎！羔羊跪乳，烏鴉反哺，難道人不如禽獸乎。言之不勝慨歎。

八、應邀逢甲學院授課

蘇東坡撰赤壁賦，劈頭就寫「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不才寫這段文字則曰「壬寅之秋」。

汪教授洪法，早年曾任河南大學校長，避秦來台後，在省立法商學院工商管理學系任系主任，與曾任教育部次長高信先生有舊。高信先生接辦台中逢甲學院時，拜託汪教授代為物色會計課程執教人選，汪先生才推薦不才到該校充數。由於該校原地在太坑山坡，交通不便，且土地仍有糾紛。唯開學在即，購地建校，尚未完工。而教育部分發聯考學生，限時開學，不得已，倉卒之間只好暫借台中北屯小學上課，並另租附近民房，供辦公之用。經過相當一段時間之後，才搬到西屯。開頭可以說華路藍縷，慘澹經營。區區每週南下一次，從家中出發算起，迄到達台中北屯借用學校為止，公車、火車起碼要五個半小時，且抵達後馬不停蹄，又得步上講堂，一站就得站上兩三個小時，僕僕風塵，其辛苦情況，不言而喻。但教務長廖英鳴先生，為人謙沖，時予慰問，照拂尤加，一切疲憊，便一掃而空，化為烏有。第一學期只是教課，第二學期起，兼充會計學系系主任。一連工作了四年，才介紹呂之渭先生接替，我才卸下仔肩。

大家也許還記得光緒廿一年（一八九

五) 清廷派北洋大臣李鴻章與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簽定馬關條約割讓台灣後，日軍登陸台灣，丘逢甲這位已丑年進士，苗栗出生廣東鎮平人，親率義軍與日軍奮戰，失敗後，率眾內渡廣東，曾寫下「宰相有權能割地，孤臣無力可回天，扁舟去作鴟夷子，回首山河竟黯然。」之詩句。翌年，感時花濺淚，又寫下：「春愁難遣強看山，往事驚心淚欲潸，四百萬人同一哭，去年今日割台灣。」監察委員丘念台先生就是這位丘逢甲義士的哲嗣。而逢甲工商學院，即係丘念台先生為紀念乃父丘逢甲先賢而籌設。開始由於參入者，人事不臧，發生糾紛外，且有混報學籍而牽涉兵役問題。教育部快刀斬亂麻，下令重組，否則勒令停辦。於是才有丘念台、蕭一山兩位監委，連同教育部黃季陸部長，力邀高信接辦。未幾，高院長榮膺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院長一職改請立法委員張希哲接掌。張氏卸任後，順理成章，由教務長廖英鳴先生升充。先後三位，都是披荊斬棘，堅毅不拔，刻苦奮鬥的領導人物。近年來，由學院改為大學，不論校舍與設備或校譽與校風，在台灣中部，可以與國立中興、教會東海，鼎足而三，相互媲美。

每逢大日子逢十逢廿校慶，學校師生，不忘舊情，總是特邀不佞參與盛會。此外，賢契龔百魁任逢甲會計系主任時曾邀本人前去作會計實務專題演講。陳蒼和仁棟任主任時邀不才在逢甲校刊上撰寫會計教學有感文字，記得曾經寫過這樣一段：「孟子上說：孔子嘗為委吏，曰：會計當而已矣。可見孔聖人也與吾儕同行，幹過會計工作。大哉孔子，自然也大哉會計。可能每位莘莘學子，都熟知梁啟超先生是南海「康聖人」康有為的入室弟子，王國維詞學大師是清朝宣統皇帝溥儀的老師。民國初年，梁、王二位大師又都在北平清華大學執教，陳寅恪先生是博古通今的史學大師，首次授課於清華時，在黑板上寫副對聯，稱許該班學生有幸，能是：「南海聖人再傳弟子，大清皇帝同窗少年。」逢甲會計學系同學，雖非康南海再傳弟子，梁啟超的學生；卻是至聖先師孔聖人薪火相傳的同門弟子。雖非末代皇帝老師王國維的學生，卻屬僑委會委員長高人言的再傳弟子。人生際遇不同，努力求學方向則可一致。」

講到這裡，不妨描述高信委員長（字人言），他個人則大智若愚的故事。話說，曾在政治大學就讀銀行系的韓國僑生李準修，他父親李詞新係韓國僑領亦是本人好友，李準修同學又是在下親授的學生，因此，彼此關係相當密切。男大當婚，女大當嫁。李同學與就讀台大的僑生張玉燕，戀愛成熟，準備龍鳳呈祥，擬邀本人作證婚人。我說：「終身大事，既要風光，何不找一位顯要名流福證，你們也好多沾點光輝。不該找我這位窮酸教書匠證婚。」回稱：「我們不認識其他名人，就認識郎老師。」於是建議，雙方既係僑生，可以找僑務委員會委員長高信證婚，豈不名正言順，理所當然。他們又說：「我們不認識高委員長，冒昧請託，他不會答應。」本人個性爽快，馬上說：「我來替你們邀。」因為高信委員長當時仍是逢甲學院董事長，說句高攀的話，彼此忝為同事，況這種小事一樁，不該拒我千里之外。乃不揣譎陋，崑程到僑委會訪之。幸蒙延見，說明來意，不二話，一口答應。於是叫李同學另行送上喜柬與福證請帖，吉日良辰，他老人家還送來一副宜室宜家的掛幛。不料吉時已過，賀客盈門，證婚人卻望穿秋水，久等未見光降。打電話到高府，說一大早就出去了，禮拜天上午不可能

到僑委會，又打電話到逢甲張院長府上探聽，也茫然不知。大家急的熱鍋螞蟻似的，有人說：「郎教授，乾脆你就上台算了。」我說：「不行，我未帶圖章，況且證書上也不是我的名字。」接著，猜想，難道他會去僑委會不成，乃掛電話試試看，果然在，而且他自己接聽電話。我說：「董事長，星期天你老人家還上班，你知不知道，今天中午你要替僑生證婚。」回稱：「知道，我還把喜帖放在辦公桌上。」

「那，為什麼還不動身。」「時間還未到啊。」「午時已過，都快一點了。」「噢，我馬上去。」原來他聚精會神看公文，忘了看錶。讀者聖明，我們這位高信委員長，不但奉公守法，一生清廉，且鞠躬盡瘁，禮拜天還上班，公而忘私，才有這樣一次烏龍事情發生。他到達後，雖然遲到，大家仍然鼓掌致敬，無不對這樣一位為國為民的好官，肅然起敬。

這裡再讓我敘述些逢甲學院尊師重道的情節，用為表彰。

記得是在五、六年前，逢甲商學館落成。逢甲當局，仍不忘舊情，力邀不佞前往參加盛典。過去每次去，都有專人接送，這次不單接送還要留宿並單獨邀約飲宴。

話說，從參觀到剪綵到酒會，始終有早期校友，本人教過的同學陪伴，如現任副校長李元棟、卸任會計學系主任陳蒼和，還有政治大學在台復校之會計碩士我的愛生，逢甲早期系主任龔百魁以及書法家逢甲會計系第三屆同學廖存忠，尚有現任教授、會計師等；這些老同學都歡欣鼓舞迎接，陪侍左右，閒話家常。不才這時心情，真覺得，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樂也。然後與在校師生以及助教合影留念，大家異口同聲，讓我這位太老師一人獨坐當中，並嬉稱：「這是五代同堂。」廖董事長英鳴（早年的教務長）特別交代為我代訂全國飯店房間，端在堅留一夜，晚間還要盛宴款待。晚宴陪座人選，除在校任職我底受業生之外，還有現任校長，以及社會賢達。席間，廖董事長為本席「授勳」，頒賜勳章，致詞稱：「這是從我手中頒贈給對本校有貢獻的第三位人物，前兩位，都姓李，一位是行政院長李煥先生，一位是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先生，即公，今天頒給閣下的是第三枚。」受贈後，自忖：小可何德何能，接受這樣殊榮，可見逢甲對不才何等尊重。敬領之餘，不勝感愧。（未完待續）

逢甲大學校慶，致詞者為楊校長，前排右一作者郎萬法、右四逢甲董事長廖英鳴、右五中央研究院院長李遠哲、右六創辦人高信。

